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研究综述

史勇

相较于近代中国历次文物普查和第一、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三普”)是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规范的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三普”作为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单独发文安排部署,明确了普查起止时间、普查标准时点、普查范围和技术规范,从前期试点培训、中期推进督导到后期验收总结,全流程顶层设计科学合理、贯彻落实有条不紊,普查成果完整准确并向社会公开发布。“三普”本身因此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对象,围绕其产生了一批多学科视角的成果。本文从五个方面择要综述之。

基于“三普”的不可移动文物基础研究

“三普”收官后,学界围绕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基础性、普遍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侯江等在《论不可移动文物的定级与保护》(《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一文中,以重庆市北碚区为例,指出“三普”调查登录的大量未定级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特别是抗战文物点,应抓紧建档挂牌并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健在《透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谈县域文物保护与管理》(《中国文物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指出“三普”反映出县区文物保护管理存在四个方面突出问题,提出了加强“四有”、“五纳入”、队伍建设、文物宣传等四个方面建议。刘爱河在《我国文物调查制度与实践思考》(《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应将集中普查与经常性调查相结合,在动态更新中实现普查成果有效利用,较早提出了文物资源动态管理的概念。孔中华等在《试论不可移动文物的定名原则和方法——基于浙江省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名录的分析》(《杭州文博》2020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对比浙江省“三普”名录和该省第一至七批省保单位名录,分析了不可移动文物命名中普遍存在的重名、名称不统一现象及成因,提出了“地名+类型+本体名称”三段式不可移动文物命名法。

“三普”数据统计与分析研究

得益于国家及省级“三普”数据库的建立,“三普”数据统计与分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毛保中等在《河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文物春秋》2012年第6期)一文中,以图表形式直观反映了河北省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类别、保护级别、所有权、保护现状和地域分布,通过大数据分析展现河北省文物保护管理宏观态势。周梅清在《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特点分析——以南京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例》(《南京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一文中,基于“三普”数据,从分布、类型、年代、文化内涵、保存现状等方面分析了南京市不可移动文物基本特征,指出存在类型不均衡、年代断层严重、保存现状不甚乐观等问题。陈以琴在《广东文物特色的展现——浅析广东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客家文博》2016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三普”数据分析,指出特色地域文化是广东“三普”的主要收获。张志鹏《天津宝坻区不可移动文物特点分析——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例》(《丝绸之路》2016年第2期)、翟宏友《邢台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分类统计与数据分析》(《邢台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杜晓东《承德市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等论文亦通过“三普”数据分析,就相关地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三普”新品类不可移动文物研究

学界对“三普”发现之新品类文物倾注了较大研究热情。一是综述性研究。史勇《掀起你的盖头来:解读甘肃新品类文化遗产》(《丝绸之路》2010年第2期)、陈四四等《新“遗产”理念下的新发现》(《四川日报》2010年8月6日)分别解读了甘川两省“三普”新发现之20世纪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乡土建筑、工业遗产。二是传统民居研究。刘朴在《从“老房子”看冀南古民居的文化特色》(《文物春秋》2009年第1期)一文中,对于河北省武安市“三普”新发现之清末民国时期传统民居进行了研讨。吴海红在《保护开发古民居 推进生态旅游县建设——文成县第三次文物普查古民居的初步调查》(《温州文物》2014年刊)一文中,对于该县“三普”新发现传统民居主要特点、保存困境和保护利用建议做了阐述。三是近现代历史建筑研究。王静伟等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登记历史建筑的分级保护策略研究》(《华中建筑》2011年第4期)一文中,基于浦东新区“三普”数据,建立了包括科学、艺术、历史、社会四个方面的近现代历史建筑价值评价体系,提出了包括优异、优秀、良好、一般、较差五个等级的分级保护策略。于皓洋在《文物普查拾趣与反映问题简析:以郑州市区近现代文物普查为例》(《青春岁月》2011年第10期)一文中,以郑州豫丰纱厂旧址和郑州公教医院旧址为研究对象,简析了“三普”折射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四是工业遗产研究。何军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模式》(《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3期)一文中,基于“三普”基础数据,分析了辽宁沿海经济带工业遗产构成,提出了政府主导、区域合作、点—轴开发、创意产业带动四种发展模式。李向红等在《河北省纺织工业遗产现状与保护对策建议》(《河北企业》2014年第4期)一文中,基于“三普”基础数据,将河北省纺织工业遗产保存现状分为完全拆除型、等待处理型、闲置型、保存完好型四大类,提出了建设主题博物馆、打造文化创意园区等再生利用建议。

“三普”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研究

如何让“三普”成果惠及经济社会发展亦为学界所关注。刘燕霞在《浅析云浮市新农村建设与文物保护》(《丝绸之路》2011年第6期)一文中,结合“三普”成果,对于广东地区新农村建设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问题做了初步探讨。范松在《浅议文物普查与经济互动——参与贵州“三普”工作的感悟》(《理论与当代》201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应充分利用“三普”成果,建立健全科学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运营机制,将其打造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重要增长极。刘海年等在《辽宁省的古遗址分布及其开发利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一文中,结合辽宁省“三普”成果,梳理了全省古遗址保存现状,分析了合理开发利用古遗址的可行性,提出了深化古遗址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研究、依托古遗址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加大古遗址数字化展示利用力度等建议。杨四好在《皖西古建筑保护利用现状调查及对策》(《中国民族博览》2016年第11期)一文中,结合“三普”成果,对于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做好安徽省六安地区乡土建筑保护利用提出了针对性策略。

“三普”中的信息技术应用研究

与“一普”和“二普”相比,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是“三普”最显著之特征和“力量倍增器”。张建华在《信息技术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应用》(《艺术科技》2007年第4期)一文中,规划了包括采集处理、共享查询和管理在内的“三普”信息管理系统总体结构,推荐田野调查文物信息采集设备以“笔记本电脑+GPS手机+专业数码相机”为最佳方案,以“光盘+网络”形式实现数据传输,建立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地理坐标数据库(文物电子地图)。谈帅等在《江苏省不可移动文物地理信息管理系统构建研究》(《2012年第9届长三角科技论坛(测绘分论坛)论文集》)一文中,介绍了设计开发轻量级WebGIS平台,构建江苏省“三普”数据信息管理系统。郑仁高等在《基于移动GIS的文物信息采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计算机与数字工程》2013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应山西省太原市“三普”需求所开发的基于移动GIS技术的文物信息采集系统具有操作便捷、界面友好、采集效率和准确性较高、数据入库和出图周期有效缩短等优势。徐菁在《探究文物古迹的“前世今生”——卫星导航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国际太空》2014年第4期)一文中,就卫星导航技术(GPS)在“三普”田野调查、信息采集及信息管理平台构建方面的重要功能做了阐述,指出将GPS数据与GIS、RS等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有助于深入研究不同时期古代聚落分布与自然环境和古代人类活动行为方式。

综上,近年来学界对于“三普”之研究颇具广度和深度,相关成果既体现了“三普”本身的较高质量,客观上也丰富和拓展了当代中国文物保护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随着“四普”的全面启动和实施,有必要将包括文物普查史、文物普查技术、文物普查数据统计分析、文物普查成果应用、新品类文物等在内的文物普查整体研究作为文物保护管理学科的重要分支予以重视和扶持。

“晋·见中国——百件山西文物中的华夏文明”策展手记

刘麟龙

山西博物院策划举办的“晋·见中国——百件山西文物中的华夏文明”展览,入选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

考古研究与展览实践奠定基础

中国考古学经历百年发展,三代考古学家的田野考古与历史研究,逐步构建起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框架体系。随着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态研究的深入,我们对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有了更准确地把握。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及研究让我们对文明进程中的环境背景、社会结构、业形态、文化交流、艺术审美等了解得更全面,也为展览策划提供了更宽广的视野、更新颖的角度和更翔实的数据。近些年,山西博物院策划引进了一系列“世界古代文明”展览,也独立策划与合作举办了多个中华文明主题的精品展览。在“古代文明”主题展览的策划与实践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的同时,积极借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何以中国”、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和合中国”等优秀展览,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念。

从局部到宏观,凝练“晋·见中国”展览主题

依托山西丰富的文物文化资源,展览将山西置于中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大背景下,通过百余件山西文物,聚焦华夏文明发展历程,及山西在此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简言之,从山西的视角“看见”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宏观背景下认识山西。

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百万年前,大河厚土滋养,山西成为早期人类理想的栖居地。远古人类砾石成器,渔猎采集,冲破蒙昧。一万年,先民转土为陶,聚族成邑,农业发轫,文化孕育。五千年前,文明肇作,华夏之花绽放,西阴彩陶远播,陶寺继踵,尧舜立帝,光被四表,协和万邦,“中国”初现。夏商周三代,采铜于山,铸铜象物,敬天法祖,以器载道,崇礼重德,经国序民。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邦崛起,逐鹿中原,九合诸侯,屏藩王室,奏响时代强音。汉唐之际,殊方未远,以华夏之道守中致和,多元一体,奠定隋唐盛世。长城内外,丝路东西,平城晋阳,文化汇聚。唐宋以降,承千年文韵,金石碑帖,篆隶楷草,文以载道,展现华夏价值。山右艺苑,繁星闪耀,经世致用,赓续华夏文脉。

精选文物展品,构建华夏文明的山西叙事框架

通过“百件”文物展示华夏文明的宏大主题,文物遴选是关键和难点之一。经历多次专家论证,最

终确定114件/组文物展品,覆盖山西省11个地市。其中,20余件/组为深藏文物库房多年、首次亮相的文物;另有15件/组展品来自其他10余家省内文博单位。

展览沿历史脉络,分为远古华夏、范铸华夏、多元华夏和人文华夏等4个单元,串联起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文化面貌、精神世界。每个章节均以文物为切入点,以点带面,以物说史,透物见人,深入发掘“物”与“人”和“观念、思想、精神”之间的关联,多元展示文物蕴含的价值。

展览策划与实施中,我们积极发掘新面孔,阐释新视角,展示新发现,利用新成果、拓展新理念、尝试新表达。这些“新”体现在不同侧面,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旨在深度挖掘山西文物在中华文化史、科技史、思想史、民族史、艺术史、交通史等不同方面的价值和贡献,多角度阐释中华文明仁、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以及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使公众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艺术巧思,助力展览主题表达

我们尝试将展示空间、人文场景、视频区、文创区、社教互动区、观众引流等有机融合,形成一体化展览模式。主题墙以宏大的弧面,全画幅“动态”展示黄河壶口瀑布,通过视频、音频的混合效果,虚实结合,营造出孕育华夏文明主脉的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的雄厚气魄。巧妙地将承重墙设计成“砥柱”形式呈现展标,象征华夏文明深植于山西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上。展览开篇,以明代史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和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晋问》对山西的山川形胜、物产资源的评介,概括山西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历史内因与历史共识,“晋·见中国”的叙事逻辑水到渠成。

展览空间上,借用中国古建筑语言中的“隔”与“透”,打造纵深感 and 通透感,既让观众感受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同时将山西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巧妙地与文物展示融合,将观众带回到一个个鲜活的历史时空中,在移步换景中领略山西多元丰富的文化遗产,强化展览的外延;根据文物的体量、形制、色彩等特性,灵活多变地进行空间布局,将观者的视线焦点引向文物的亮点;兼顾展品“个性”“互动”和“组合”,从形式上强化每件展品的重要价值和深刻内涵;柜外背景色、展柜背板的色彩与文物的质地、色彩、纹饰等形成明显的呼应,与展览内容和艺术元素达到高度契合,较好地实现了视觉表达;保证视觉的通透性,尽量避免隔断、灯光、色彩、文字等对观看、欣赏文物产生视觉干扰;把一些沿



用至今的物品,艺术化地点缀于展线的相应点位上,达到贯通古今、活化利用的目的。

多种方式阐释,讲清楚中华文明的故事

以“讲清楚文明的故事,让公众看得懂”作为策划展览的标准。在语言上避免艰深难懂的学术话语,注重学术成果的转化,以通俗性概念和知识传达展览内容和文物信息。通过“精品短视频”深入解读重点文物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价值与意义。一件文物讲述一个文明的故事,折射一个文明的闪光点,宣扬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利用新媒体平台,由策展人直播阐释展览,推介“晋·见中国”系列文创产品,观众反响热烈,互动积极。社教活动“晋·见中国——妙染历史之美活动”鼓励参观者在欣赏展览时,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山西文物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创作,展现历史文化之美。组合拳式宣传推广,提升展览社会影响力。

开展当天,举办“黄河魂”博物馆之夜公益晚会,以一场别具山西文化特色的文艺演出和精心筹划的展览,为公众奉上独具匠心的博物馆文化大餐。随之举办“黄河流域青铜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知名文博专家、学者,分享他们在历史、考古、展览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展览期间,通过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平台,促进了文旅深度融合。这一系列“组合拳”式的宣传推广,也将展览推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未来,我们将继续夯实学术基础,完善展览体系,调整、转换展览叙事语境,将该展览打造成适合海内外文化交流的展览项目,以此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助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展览推介项目策展手记

传承红色基因 促进文化润疆

——乌鲁木齐市三处革命纪念馆联动整体提升项目

吐尔逊·克孜拜克



毛泽民故居基本陈列“走出韶山冲”场景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乌鲁木齐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中心)管理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含旧址)、毛泽民故居(含旧址)、中国工农红军总支队纪念馆(含旧址)在新疆红色文化场馆中因其特殊的历史传承而熠熠生辉。

2020年乌鲁木齐市市委政府投入经费用于三处革命纪念馆建设和整体提升,打造提升后的三处革命场馆使其红色文化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社会教育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为更好承担起文化润疆的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坐落于乌鲁木齐市胜利路392号,旧址建筑占地面积1100平方米,其中文物旧址建筑面积503.6平方米。该建筑1937年至1942年,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抗战的办事机构所在地使用,是抗日救亡运动中陈云、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这片土地上进行艰苦卓绝浴血斗争的历史见证。2020年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旁建成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新馆,新馆总建筑面积7687平方米,展陈面积3500平方米,并于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开放。基本陈列“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奋斗历程”获得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毛泽民办公室及宿舍旧址地处乌鲁木齐市明德路29号,是毛泽民烈士抗战时期在新疆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主要包括毛泽民办公室和宿舍旧址、毛泽民创办的财政专科学校、毛泽民烈士生平事迹陈列展厅等三处建筑。它真实再现了素有“红色金融家”和“理财能手”美誉的毛泽民担任新疆省财政厅代厅长时的生活状况及工作环境,同时也见证着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毛泽民在新疆浴血奋战和英勇就义的革命历史。2020年完成毛泽民故居院落环境改造和基本陈列改造提升,展陈面积由198平方米增加到480平方米,展线由113米扩展到301米,并于2020年7月1日重新开放。基本陈列“魂铸天山——毛泽民烈士生平事迹展”获得2021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同年毛泽民故居升级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后街37号,原为西路军干部大队无线电站和卫生所所在地。旧址占地约486.5平方米,2020年完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基本陈列和院落的全面提升改造,拓展开辟了300平方米的观众服务区。陈列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战士们使用过的武器、生活用品以及学习书籍等物品,见证了西路军战士在新疆生活战斗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是由李先念带领的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后成立,对外称“新兵营”。这里曾是党在新

疆培养和训练特种军事人才的基地,培养的人才极大地促进了各兵种部队的建成。这里走出的军事人才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处革命纪念馆的整体提升和改造中,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乌鲁木齐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中心)充分尊重和保护革命文物建筑,在深入研究和整理挖掘革命史料、征集革命文物上下功夫,在展陈内容和陈列方式上努力实现图文并茂、情景交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

依据中央对中共党史及抗战历史的最新论述,对全部史实和史料进行严格审核,增加了最新挖掘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增加了新收集的革命历史文物,总计展出历史照片200余幅,珍贵历史档案100余件,革命文物60余件。整个展览面积为1280平方米,展线长度170米。设计简洁、庄重、凝练、舒展、大气,内容全面翔实、重点突出。根据陈列展示内容的重点及亮点,综合采用场景复原、雕塑、油画、电子沙盘、沉浸式体验等各种现代展示技术和艺术手法,将新兵营、新疆日报社、“羊毛车”运输队、库车大桥等地方及历史特色元素融入整个陈列展示之中,充分体现地域特色。

在设计毛泽民故居“魂铸天山——毛泽民烈士生平事迹展”中尽最大可能保护旧址风貌和遵循建筑结构,设计风格与旧址建筑特色协调相融,扩展布展面积,优化展线,综合运用场景化、科技化、互动化的表现手段,还原历史场景,解读人物故事,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毛泽民光辉的一生。

改造后的纪念馆由“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基本陈列”及《军旗紧握红心向党》《浴血河西 祁连巍巍》《陈云在星星峡迎接西路军进疆》三座主题浮雕、200多张历史图片和70件(组)实物。分为铁血征程、兵营练兵和淬炼成钢三个部分,以图片和实物为载体,配以多媒体电教片,展示了西路军铁血河西、进驻新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新疆做

出的重要贡献。

乌鲁木齐市三处革命纪念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充分用好革命文物资源及烈士纪念馆设施服务党史学习教育中成为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接受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主阵地。2020年7月至2022年7月,共接待团队3920批次,120余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数19.5万人次。挖掘、整理《一盏煤油灯的故事》《一张珍贵照片背后的故事》《一台缝纫机的故事》等数十个红色革命历史故事,充实到展览讲解内容中,并制作成系列微视频在线上宣传推广。与融媒体合作制作发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线上打卡乌鲁木齐红色足迹三部系列片》《碧血丹心——毛泽民在新疆》《碧血丹心——历任驻疆党代表与西北孔道》短视频,其中《红色管家——毛泽民》专题片在新疆党员教育平台播出并荣获第十届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纪录片一等奖。三处革命纪念馆制作720度VR数字展览在“乐游乌鲁木齐”进行云直播,线上展览点击量近百万。

提升改造的乌鲁木齐市三处革命纪念馆已成为乌鲁木齐红色旅游新品牌、新地标。教育阵地吸引力显著提升,在传承红色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独特鲜明的标识。展望未来,传承好红色接力棒,任重而道远。新时代、新征程上,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乌鲁木齐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中心)将传承赓续红色基因,保护利用红色文化遗产,不断创新,努力实践,为增强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铸牢乌鲁木齐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守望相助、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的认同,凝聚起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美好新疆做出应有的贡献。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